蜀山劍俠傳/105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目錄

蜀山劍俠傳

◀上一回

第一〇五回　舉步失深淵 暮夜冥冥驚異嘯　揮金全孝子 風塵莽莽感知音

下一回▶

雲從驚魂乍定，纔往崖邊又看了一看。暗想：「昨晚拿劍觸地，一路亂走，都是實地。曾記有一空隙，劍光照見是一條尺多寬的溝，祇顧隨便跨了過去，恰好走的正是離對面大石極近之處。當時若非勞累已極，不能再走時，稍一多走兩步，便墜入萬丈深淵，怕不粉身碎骨？」想到這裏，又急出了一身冷汗，覺出有點頭暈，不敢再看。待去尋小三兒時，不知路徑應如何走法。高喊了幾聲，不見答應。默想昨晚來路，以爲再往前越走越遠，便回頭覓路。且喜這條來路，倒甚平坦，祇是路甚曲折，樹木也不甚多，還是且走且喊。走來走去，忽見前面兩邊危崖壁立，出口路分左右，時聞一股幽香，隨風襲人。站定想了想，想出該往右崖轉走。這崖左半伸出路側，右半卻是凹縮進去。

雲從剛剛往崖右轉過，便見滿山滿崖，俱是奇花老松，紅紫芳菲，蒼翠欲流。對崖一片大平坡，萬千株梅花，雜生於廣原豐草之間。花城如雪，錦障霏香，時有鳴禽翠羽啁啾飛翔。崖上飛瀑流泉，匯成小溪，白石如英，清可見底。溪水潺湲，與泉響松濤交應，頓覺悅耳爽心，精神一振。若非關心小三兒憂危，幾乎流連不忍速去。沿溪行完崖徑，轉入一個山環，走到一個峭壁底下。這山谷裏面，陂陀起伏，豐草沒腔，山勢非常險惡。有松梅之屬，雜生崖隙，比起來路景物，清華幽麗，相去何止天淵。雲從一路喊一路走，還不時回望梅林景緻。正行之間，猛聽頭上面鼻息咻咻。擡頭一看，離頭三四尺高處盤石上面，正爬伏一個吊睛白額大虎，渾身黃繡，彩色斑斕，瞪着一雙金光四射黃眼，看

看雲從，張開大嘴發威。雲從幾曾見過這個，嚇得哪敢再看第二眼，拔步便跑。逃出有半箭之地，忽聽那虎在後面一聲狂嘯，登時山鳴谷應，腥風大作，四外豐草如波浪一般，滾滾起伏。定睛一看，怕沒有百十條大虎，由草叢中跑了出來。雲從匆忙逃走，包裹行囊，竟會忘了卸下，跑起來十分累贅。等到想起卸下，那些大虎已分四方八面包圍上來。雲從心膽皆裂，眼看無路可逃，猛地靈機一動，暗想：「死生有命，自己雖不比劍俠一流，據妻子玉珍說，因爲師父劍訣是峨眉真傳，數月工夫，通常數十人休想近前。尤其這一口霜鐔劍，吹毛過鐵。枉自學了本領，何不拼他一拼？」想到這裏，不等那虎近前，先將寶劍舞起。那劍映着日光，分外顯得青光閃閃，晶瑩生輝。那些虎羣本已近前，作勢待撲，見了這般景象，想是知道厲害，那頭一條大虎吼了兩聲，首先旋轉身軀退去。其餘衆虎，也都分別躥入豐草之中，轉眼沒有蹤影。

雲從知是師父寶劍之力，膽氣爲之一壯。這時纔覺腹中飢餓，因爲所剩食物不多，不知今日能否出山上路，又怕尋着小三兒沒有喫的，忍着腹飢，揹了行囊前進。滿想小三兒如果未死，祇須尋着昨晚瀑布之所，便可跟蹤尋覓。誰知直走到午牌時分，雲從心急如焚，施展輕身功夫，且跑且喊，也不知翻了多少崇山峻嶺，登高四望，漫說小三兒，連那昨日黃昏分時所見的景緻，都看不到。被他四路亂跑，越走越遠，走到午後，周身疲乏，飢火中燒。沒奈何，將昨日所剩的喫食取出一看，還剩有七個鍋盔，斤許腊肉，各喫了一小半，略解肚飢。喝了一些山泉，歇息了一會兒，太陽業已銜山。知道不特小三兒尋找不着，今晚恐怕也難走出山去，不得不預爲準備，祇好掙扎上路。這次兩俱絕望，且先尋了落腳住處再說。

走不多遠，便見山崖旁有一石洞，入內一看，洞裏倒甚乾淨，便將被褥打開鋪好。進洞時已近黃昏，往附近高處觀望，還作那萬一之想。觀望了一會兒，仍是毫無朕兆。下山時節，猛見道旁樹林內一條黑影一閃。雲從驚弓之鳥，連忙舉劍準備。定睛看時，一隻蒼背金髮、似猿非猿的東西，如飛從林中躥出，疾若飄風，轉眼間縱到對面峰後去了。雲從因它不來侵犯，祇受了點虛驚，準備回洞安歇。猛覺腳底下踏着一樣軟綿綿的東西，低頭一看，正是小三兒穿的一件外衣，不知被甚麼東西撕破，上面留有血迹爪印，腥氣撲鼻。適纔又見那許多大虎，知他準死無疑。想起自幼相隨，這次跋涉長路，辛苦服侍，何等忠心。悔不該不由官道坐轎馬走，害他葬身虎口，不禁痛哭起來。讀書人畢竟有些酸氣，他見小三兒死去，祇剩一件血衣，沒有屍骨，便想用劍掘土埋了，當做墳墓。那劍何等鋒銳，觸石如粉，不消一會兒，便埋了血衣。雲從又用劍在山石上劃了「義僕小三衣冢」六個大字。一切做完，已是夕陽落山，暝色向暮，不敢再像昨日莽撞夜行，獨個兒空山弔影，踽踽涼涼，回到洞中坐定。纔想起這裏野獸甚多，此洞焉知不是它們巢

穴，少時睡着，前來侵害，如何是好，再走勢又不能，而且哪裏都不是安樂之地。籌算了一會兒，又往洞外去搬了許多大小石塊，當洞門堆了兩個石堆，擺放一前一後，特意做得不牢固，一碰便倒，以便夜中聞聲驚覺。將石堆好，委實力盡精疲，再也不能動轉。因爲連日連夜辛勞，身一落地，便睡得如死了過去一般。

一夢非常酣適，忽覺有東西刺眼，醒來一看，早晨陽光，正斜射到臉上，洞門口石堆還是好好的。暗想：「自己昨晚竟睡得這樣香法，且喜沒有出事。」覺着腹中飢餓，且先不管它。略揉了揉眼睛，伸了伸懶腰，手提着劍走出洞去一看，洞門挨近處，竟伏了一地的斑斕大虎。這一驚非同小可，連忙舉劍縱身時，見那些虎都不怎動彈。留神一看，滿地都是血迹，心肝五臟撒了一地，那些虎個個腦裂腸流，傷處都在腦背兩處。雖然死去，卻都是爬伏在地，沒有倒臥的，虎目圓睜，威猛如生。那虎何等兇惡，尚且死了這些，那殺虎東西，必定比虎還要厲害十倍。昨晚迭經猛虎怪獸之險，自己竟絲毫不覺，安然度過，不由越想越怕。知道這裏不是善地，連東西都不顧得喫，回洞取了隨身包裹，算計小三兒絕無生理，擇那輕便得用之物帶了，餘者連行囊都不要，省得上路累贅。二次出洞，忽見洞口遺有一個提籃，籃裏盡是些松榛杏子同許多不知名的山果，好似採摘未久，有的還帶着綠葉。算計是販賣果子的小販，山行至此，爲虎所傷，遺留在此。昨晚自己入洞時天色向晚，不曾發現。自己正愁食物祇夠一頓，心中焦急，這滿滿一提籃，也可敷三四日之用。左右無主之物，便用手提了，繞過那羣死虎，死心塌地，專打出山主意。先以爲此地既有小販來往，必離山外不遠。誰知一路攀藤附葛，縋澗穿壑，也不知受了多少辛苦顛連，行到日落，依然祇見岡嶺起伏，綿亘不斷，不知哪裏是出山捷徑。想起家中之事，着急也是無法。沒奈何，祇得又去尋找山洞住宿。連遭驚險，長了閱歷，不敢再爲大意，老早就籌備起來。

尋到山洞之後，相看好了地勢，先運兩塊大石到洞裏去，將地鋪打好。再出洞去搬運石塊，將洞口堆塞，祇留一個尺許寬、三尺來長的孔隙，作爲出入口。然後將餘剩的腊肉、鍋盔和那拾來的松榛山果，胡亂飽餐一頓。天將近黑，便即入洞，將兩塊大石疊作一起，連那僅可容人的孔隙，一併填沒。因時光還早，事到如今，惟有一切聽天由命，不再憂急。睡了一會兒睡不着，便起來做了陣功課，纔行就臥。第二日倒沒甚麼異處，仍舊認定一條準方向往前走，不管是甚麼地方，出山就有了辦法。就這樣在萬山之中辛苦跋涉了十多日。最後一天，登高四望，纔見遠處好似有了村落，還隔有好幾個山嶺。知道自練劍訣以來，連日山行經驗，目力大增，至少還得走一兩天，纔能走到那所在去。總算有了指望，心裏稍微安慰一些。自己離家日久，決計一到有人煙地方，問明路徑，便僱車船，兼程往成都進發，以便早日請了師父同回，免得父母妻子懸念。一看提籃中山果，

還足敷三數日之用，不由想起自打那日拾這提籃，第二日便斷了糧，這十多日山行，全仗它充飢，怎麼老不見少，還是這麼多？若說命不該絕，神靈默佑，怎又不見形迹？這晚因見路旁有適宜的地方，老早便歇了下來。

閒中無事，將那些山果一一數過，再行飽喫了一頓，看看明日還有那麼多沒有。第二日早起一看，籃中山果竟少去十分之二。走到下午，又喫了一頓，簡直去了一少半。並不似往日，天天喫，天天都是那麼多。好生後悔，不該數它，破了玄機，行糧再有二日，便要斷絕。一路上雖然見有不少野生果樹，彼時因攜帶不便，籃中之果又甚多，趕路心急，不曾留意摘取。末後這兩日，夾道松篁，並無果樹，須要早些趕出山去纔好。想到這裏，越發不敢怠慢，努力前行。

且喜行到第二日午牌時分，已望見遠處山腳附近人家水田，有了村落，心中大喜。決計趁今日傍晚時分，趕出山去。沿途又經了許多艱險難行之路，直到日色偏西，纔走到盡頭一看，是一座大峭壁，離下面還有百十丈高下。繞行了許多路，有的還隔着深潭大壑，壁立聳拔，四無攀援。眼看下面就是村落，祇是無法下去，乾着了一會兒子急。末後看到一處離地較低，長着許多藤蔓，上面叢刺橫生。雲從情急無奈，揀那粗的拉起，用劍將刺削去，以便把握，用力試試，倒還堅韌。將十來丈的大藤接好了兩三大盤，先尋大石掛住，放下崖去，將劍插在背後包裹上面繫牢，然後兩手摸藤，倒換手往下縋落。

崖底附近人家，先見這亙古無人的高崖上面有人來往，非常詫異。村人聞聲驚動，羣出圍觀。雲從一時心急，竟有一盤刺未削盡，下到半崖，手上已被藤刺扎傷了好多處，覺得非常麻痛，其勢欲罷不能，祇得奮勇咬牙下落。眼看離地還有兩丈多高，兩手一陣腫痛痠麻，再也支持不住，手一鬆，墜落下去。幸得練過輕身功夫，連日山行，長了不少勇氣閱歷，又在生死關頭，疼痛迷惘中，將氣一提，一個蜻蜓點水架勢，兩腳着地。那些村人見雲從從兩丈多高失手墜落，都代他心驚，以爲即使不死，必帶重傷。見落地無恙，不由轟雷也似的喝了一個大彩，紛紛上前相問。這時雲從兩手已腫起一兩寸高，疼脹得連話都說不出來。

衆人中有一個姓姚的老年人，在本村算是首富，早年也曾進過學，因爲性子倔強，革了衣領，隱居在此，已有三十多年，人極好善。見雲從穿着雖不甚華貴，形容舉止都是衣冠中人，便排衆上前，對雲從道：「這北斗巖是此間天生屏障，從沒有生人來往，尊兄怎得到此？」說時，見雲從牙關緊咬，面色難看，一眼又看到雲從的手上，說道：「這位尊兄中了毒刺，難怪不能言語。快着兩人來扶他到我家去想法醫治吧。」說罷，便有

兩個壯漢，一人一邊，將雲從架住。雲從幾次想要說話，都覺口噤難開，周身發冷，手痛又到了極處，連謙謝都不能謙謝，祇苦笑着，點了點頭，任那兩人扶起就走。到了姚家老者家中，已是面如金紙，失了知覺。幸得主人好善，村中又有解毒藤刺傷的藥，先與他將毒刺一一用針挑出，敷上解藥，日夕灌飲米湯。不消二日，毒是解了，祇是一連十多日在山中飽受的驚險勞乏，風寒溼熱，一齊發作，重又病倒。醫了兩日，問起地名，叫做萬松山，有數百里的絕緣嶺，盡頭已入雲南腹地。四周山巒雜沓，僅有一條八百里山徑小道，可通昆明省城。如要入川，須由此路到昆明附近大板橋，再僱舟車上路。

雲從心憂禍患，惦記着父母妻子，便將自己迷路事向主人說了。祇隱瞞了家中現有隱患一節，說自己有大事在身，出門已有多日，急於入川尋人，決計帶病上路，請主人設法，覓一代步。姚老者因他病勢沉重，時發時癒，疾發時便不知人事，勉強又留住兩日。雲從病中也勉強用功，連出過兩回透汗，覺着好些，再三謝別要走。姚老者勸他不住，祇得好人做到底，派了兩個老成可靠佃戶，用山兜擡着他走。姚老者是個富家，救命之恩無法答謝，祇得口頭上謝了又謝，問明瞭姚老者住址，同他兩個兒子名字，記在心裏，準備將來得便報恩。姚老者又帶了兒子親送了一程，纔行作別回去。那兩個佃戶極爲誠實，久慣山居，行走甚速。雲從有時昏迷，全仗他二人照料。不時把些銀錢與他，愈加感激賣力，雖是病中行路，卻比山行還覺舒適。一路無話。

這日走離大板橋還有二十里路，離省城也祇有二十八里，地名叫做二十八溝。雲從一行三人到了店中打尖，覺着病已好了十分之四，心中甚喜。剛剛擺好酒飯未及食用，忽聽人聲鼎沸，鬧成一片。雲從喜事，走到店門前一看，隔壁也是一家飲食鋪子，門前有一株黃桷樹，樹上綁着一個黑矮漢子，相貌奇醜。兩個店夥嘴裏亂罵，拿着藤鞭木棍，雨點般沒頭沒臉地朝那醜漢打去。那醜漢低着頭任人打，通沒作理會，也不告一聲饒。雲從看着奇怪，忙喊跟來佃戶前去打聽。店小二從旁插口道：「客官不要多事。這是本鎮上有名賴鐵牛，前年纔到此，也不知哪裏來的。想是爹孃沒德，生下他，一無所能，有氣力又不去賣，祇住在山裏打野獸喫。打不着沒有喫的，就滿處惹厭，搶人東西。如今官府太惡，事情小，不值得和他經官。他每次來攪鬧一次，人家就將他痛打一頓。他生就牛皮，也不怕打。每次搶東西喫了，自知理短，也不還手，祇喫他的，喫完了任人綁在樹上毒打。打夠了，甩手一走，誰也追他不上。他曾到小店中搶過幾次，我們老掌櫃不叫打他；別人打他，還勸說。後來他也就不來搶了。隔壁這家，原本也小氣一些，一見必打。他也專門搶他，搶時總是跳進店堂，或搶一個腊豬腿，再不就整塊熟肉，邊喫邊走。你打他，雖不還手，如果想奪回他搶去的東西，二三十人也近不了前。隔壁這家恨他入骨，可是除了臭打一頓，有甚麼法子？打夠了的時候，他自會走的。客官外方人，

不犯招惹這種濫人，由他去吧。」

說到這裏，忽見隔壁出來一個面生橫肉的大胖子，手中拿着一個燒得通紅的大火鉗，連跑帶罵道：「你這不知死的賴鐵牛！平常十天半月專門攪我，今天也會中了老子的圈套，且教你嚐嚐厲害。」那醜漢見火鉗到來，也自着急，想要掙脫綁繩，不料這次竟然不靈，把一株黃桫樹搖晃得樹葉紛飛，呼呼作聲，眼看那火鉗要烙到那醜漢臂上。雲從早就想上前解勸，一看不好，一着急，一個旱地拔蔥，縱將過去，喊聲：「且慢！」已將那胖子的手托住。那胖子忽見空中縱下一個佩劍少年，嚇了一跳，兇橫之氣，不由減去大半，口中仍自喝問道：「客人休要管我閒賬！這賴鐵牛不知攪了我多少生意，他又不怕打。今番好容易用了麻漬和牛筋絞了繩子，用水浸透，將他捆住，纔未跑脫，好歹須給他一些苦喫纔罷。」雲從道：「青天白日，斷沒有見死不救、任人行兇之理。你且放了他，他喫你多少錢，由我奉還如何？」那胖子聞言，上下打量雲從兩眼，獰笑一聲道：「我們都不是三歲兩歲，說話要算數，莫待他跑了，你卻不認賬。」說罷，便吩咐兩個店夥計停打解綁。那綁繩本來結實，又經水泡過，發了脹，被矮漢用力一掙，釦子全都結緊，休想解開。那醜漢仍掙他的，口中罵不絕口，直喊：「好人休要多事，我不怕他。」那胖子見他罵人，搶了鞭子，又上去打。

雲從方要解勸，說時遲，那時快，耳聽咔嚓咔嚓連聲大響，塵土飛揚，觀衆紛紛逃竄，一株尺許粗細的黃桫樹，被那醜漢連根拔斷，連人帶樹朝胖子撲去。一個用得力猛，手又倒綁樹身，樹根斷處，還有尺許，帶着許多根株，焉能行走。還未搶走兩步，早已連樹帶人，撲倒在地。那胖子早知不好，三腳兩步跑進店去，搶了一把廚刀，奔將出來。雲從一見，想起身佩寶劍，未容胖子近前，拔劍出匣，日影下青光閃處，綁繩迎刃而解。醜漢將身一搖，背上斷樹連枝帶葉，倒在一邊。同時胖子也提刀趕到，口中大喊：「我這條命與你們拼了！」說時，提刀便砍。雲從見勢不佳，迎上去將劍輕輕一撩，廚刀連柄削斷。胖子見雲從的劍晶光耀眼，寒氣逼人，高喊：「強盜殺人了，地方快來！」說着，掉頭就跑。那醜漢也要追去，卻被雲從橫身上前攔住。醜漢急得直跳道：「好人放手，我力氣大，休跌了你。因他上月罵我死去的娘，我想起原是怪我不該強拿他東西，這兩回都祇尋別人要，並沒尋他。今天我到村裏討些鹽回來煮菜喫，已走過他的門口，是他着人追上我，說他店裏新煮肥腊肉，問我要不要？我說你祇要不罵我娘就要，他滿口答應。給肉我喫了，纔說要打我，看看到底我有多大本領。一來事前沒有講喫了不打，二來這些日身上癢酥酥的，祇得憑他。他卻使巧法，用他水泡過的牢瘟繩子捆我，使我打夠了，掙不脫，纔用火來燒，我豈能饒他？」說着，便想繞道追過去。他雖然天生神力，怎奈雲從身法靈活，他又不願將雲從撞跌，祇是着急。

雲從暗想：「小三兒已死，這人如此誠厚多力，我不久便是世外之人，講甚麼身份？何不與他結交，也好做暫時一條膀臂。」便誑他道：「你休得倔強，不聽我勸，打死人要償命的。你死了，何人管你死去的娘？陰靈也不得安。若就此丟手，我情願與你交朋友，管你一世喫喝穿用。你看如何？」那醜漢聞言，低頭想了想，說道：「你說得對。我娘在時，原說我手重，如打死人，她沒的靠的，便要尋死。如今她死了，人還在土窟窿裏睡着。山上野兔野豬多，莫不鬧得沒人管。還是信我孃的話，喫了點虧，算了吧。祇是我還從沒遇過你這樣的好人。話可說在前頭，你管我喫，我可喫得多。你要嫌我時，打我行，一不許你罵我娘，二不許如那胖豬一般，用火燒我。」

雲從見他一片天真，言不忘母，好生喜歡。因爲那胖子已去喊了地方和一夥持棍棒的人來到，猛想起昆明還有兩個親友世家，心中一寬。忙對醜漢道：「你說的話，我件件依從，連打都不打你。你現在可不許動，由我分派。」說罷將劍還匣，迎了上去。這兩個跟來的佃農見雲從亮劍，以爲要出人命，嚇得躲在一邊，這時聽明雲從意思，纔放心走攏。未及說話，一眼看見那兩個地方竟是熟人，心中大喜，不等雲從吩咐，早搶先迎了上去，那正地保早先本是那佃農同鄉，受過姚老者大恩。一聽佃農說起經過，雲從又是位舉人老爺，姚老者的上賓，心下有了偏向，早派了那胖子一頓不是。那胖子不服道：「我雖然用巧打他，也是他禍害得我太厲害。就拿今天這株黃桫樹說，還是我爺爺在時所種，少說也值五六錢銀子，如今被他折斷，難道憑你一說，就算完了？」雲從笑道：「你先不用急，樹已折了，沒法復活。連他喫你的腊肉一起，算一兩銀子給你，準可完了吧？」胖子還待不依，地方發話道：「你這人也太不知足。這位老爺不和你計較，祇說好的，給你銀子，世上哪裏去找這樣勸架的人？賴鐵牛誰不知他渾身不值三個錢，莫非你咬他兩口？再不依，經官問你擅用私刑打人，教你招架不起。」胖子見地方着惱，又經旁人說好說歹，纔接了銀子要走。地方又拉住道：「你可記住，銀子是舉人老爺買價，那黃桫樹須不是你的，當面講好，省得人走了，又賴。」胖子見地方想要那樹，又不服起來。還是雲從勸解，樹仍舊歸他，另賞了地方一兩銀子，纔行了賬。地方謝了又謝。衆人都說，畢竟當老爺的大方，一出手，就講銀子。那賴鐵牛不知交了甚麼好運，免了火燒，還跟老爺走，正不知有多少享受呢。紛紛議論，不提。

雲從再尋醜漢，他獨自一個人坐在斷樹身上，瞪着眼正望着前面呢。雲從喚他近前，同進店中。病後用了些力，覺着有些頭暈，當時也未在意。先命醜漢飽餐一頓。問起他的姓名家鄉，纔知姓商，並不姓賴，乳名風子，本是烏龍山中山村的人。他母親做閨女時，入山採野菜，一去三年，回來竟有了身孕。家中本有一個老母，想女身死。鄰舍見她不

夫而孕，全不理她。好容易受盡熬煎，又隔了一年零八個月，生下風子。三四歲上，便長得十來歲人一般。加以力大無窮，未滿十歲，便能追擒虎豹，手掠飛鳥。人若惹翻了他，挨着就是半死。幸是天生至孝，祇要是母命，甚麼虧都喫，甚麼氣都受。衆人畏他力大，不敢再欺凌他母子。及見他娘並不護短，又見他力大無窮，想法子支使磨折，不當人待。他原是塊渾金璞玉，心中何嘗不知衆人可惡，礙着母命，仍是埋頭任人作踐。有時問他母親：「怎麼人都說我無父，是個畜生，甚麼緣故？」他母親一聽就哭，嚇得他也不敢再問，自始至終祇從母姓。後來他母親實受衆人欺負不了，纔由他揹了，到天蠶嶺東山腳下居住。母子二人，都不懂交易。先時他打來的野獸皮肉，都被衆人誆要了去，所以自始至終，不知拿野獸換錢。那村的人雖不似先時村人可惡，也利用他不肯明說，衆人給他打了一條鐵鐧，叫他去打野獸。打了來，拿點破衣粗鹽、日用不值錢的東西和他換。有時他母子也留些自用。他母終究受苦不過，得病將死，急得他到處求人。他又沒錢，打聽是醫生，就強揹回去醫治，始終也未治好。死時說：「你爺是熊……」一句話未完，便即嚥了氣。因死前說過那村也沒有好人，娘死了，可將娘葬在遠處，也休和他們住在一處等語，自己用斧子砍了幾根大木，削成尺許厚的木板，照往時所見棺材的樣，做了一口大材。盛殮好了屍首，將鐵鐧及一切應用的東西綁在材上，也不找人相助，兩手托着材底，便往山裏跑。由嶺東直到嶺西，走了兩天，好容易纔尋着一個野獸窟穴，將野獸一齊打死，就穴將材埋葬。每日三餐，邊喫邊哭，邊喊着娘。因爲先時披着獸皮打獵嚇傷過人，守着死母的誡，一到沒有喫的，出山強討，總是穿着那件舊衣，不圍獸皮。他也能喫，也能餓，知人嫌他，不到萬般無奈，從不出山。近兩月天蠶嶺野獸稀少，所以纔時時出山強討，不想遇見雲從。喫完之後，見雲從仍和先時一樣，祇和他溫言問答，喜得不知如何是好。

雲從問完他話，那兩個佃戶也和地方敘了闊別進來，鄉下人老實，也沒管閒事。一行四人，同着起身，到了大板橋，又給商風子買了衣服。因爲適纔耽誤，天已不早，須得明早上路。那兩個佃戶又說家中有事，要告辭回去。雲從給每人二兩銀子，打發走了。不時覺着身上不舒服。商風子也說要走，雲從問他爲何，他說要回去看娘。雲從纔把人死不能復生，人生須要做一番事業，你縱守廬墓一生，濟得甚事，種種道理，婉言告訴。商風子恍然大悟，祇是執意還要回去跟娘說聲，請雲從先走，祇要說了去路，自會追上。雲從不便再攔他孝思，又恐他憨憨呆呆，明日追迷了路。心想：「反正今日不能起身，即或回不來，明早打他那裏動身，再僱車馬，也不妨事。自己又不是沒有在山中宿過，何不隨他同去看看？」當下便問路的遠近。風子道：「並沒多遠，我一天走過十來個來回，還有耽擱呢。」雲從便說要和他同去。風子聞言大喜。雲從存心和他結交，命他不要滿口好人，要以兄弟相稱。當下算完店賬，由風子買了些喫食，拿了雲從包裹，一同

前走。走到無人之處，雲從想試試他腳程，吩咐快走。風子道：「哥哥你趕得上麼？」雲從說是無妨。風子笑了笑，如飛往前跑去。雲從到底練習輕身法不久，又在病後，哪當他生具異稟，穿山如飛，勉強走了一二十里路，休說追上，還覺有些支持不住。風子也跑了回來道：「我說哥哥追不上呢！」雲從稱讚了他兩句，一同將腳步放慢。

又走了二十多里，雲從見山勢越發險惡，夕陽照在山背後，天暗暗的，十分難看，便問還有多遠。風子道：「再轉一個山環就到了。」二人邊走邊說，快要到達。行過一個谷口，風子因洞中黑暗，想搶在前面，去把火點起來。剛前走沒多遠，忽聽雲從在後喊道：「你看這是甚麼？」風子聞聲，回頭見赤暗暗一條彩霧，正往谷裏似飛雲一般捲退回去。雲從晃了兩晃，直喊頭暈，等到風子近前，業已暈倒。風子連問：「哥哥是怎麼了？」雲從祇用手指着心口同前邊，不能出聲。風子大驚，便把雲從捧起，跑回山洞，放在鋪上。第二天還能言語，說是昨天走過谷口，看見谷裏飛也似的捲出一條彩霧，還未近前，便聞見一股子奇腥，暈倒在地，如今四肢綿軟，心頭作惡等語。說到這裏，便不省人事。由此雲從鎮日昏迷，風子又不知延醫，直到遇見笑和尚、尉遲火，纔行救轉。

笑和尚一聽雲從是醉道人新收弟子，便將自己來歷說了。雲從聞言，越發心喜，忙即改了師兄稱謂。又說起家中隱患及自己出來日久之事，不覺泣下。笑和尚道：「師弟休要傷心，既遇我和尉遲師弟，便不妨事。你病後還得將養數日，由我傳你運氣化行之法，纔能完全復原。醉師叔終日在外雲遊，你行路遲緩，去了還不一定便能相遇。他既知你家中有這種隱患，漫說是自己得意門人，就是外人，異派餘孽如此猖狂，也絕不袖手。他原見你資質雖好，卻出身膏粱富厚之家，恐你入門不慣辛苦，特地示意，命你親去受些磨折，試試你心地專誠與否。現在已然連遭大難奇險，終未變卻初志，即此一樁，已蒙鑒許，恐怕不俟你趕到成都，你家之事已了。爲萬全計，我二人俱能御劍飛行，往返成都也不過一日。可由一人先去，如見醉師叔未去你家，可代你呈明中途迷路遭險，養病荒山之事，必蒙憐憫垂援。你這事看似重大，其實倒無關緊要。反是適纔見那谷口妖氣籠罩，你又在那附近中過毒，裏面必有成形的妖魔之類潛伏，看神氣離成氣候已是不遠。我二人奉命出外積修外功，難得遇見這種無形大害，萬不能不管，正好趁它將發未發之際除去，以免後患。不然它一出世，左近數百里內生靈無噍類了。」雲從自然是惟笑和尚之馬首是瞻，不住伏枕叩謝。

當時議定，由尉遲火去成都，就便尋同門師兄，要些銀子路上使用，由笑和尚看護雲從。喫粥之後，互談了些往事。商風子先見尉遲火一道光華，破空飛行，又聽笑和尚說了許多異迹，忽然福至心靈，懇求笑和尚教他本領。笑和尚道：「我哪配收徒弟，你如有心，

且待事完之後，以你這種天性資質，不患無人收錄。且待明日尉遲師弟回來，除妖之後再說。」

當晚三更時分，笑和尚跑到洞外先觀看那妖物的動靜。商風子也要跟了前去。笑和尚又給雲從服了一粒丹藥，吩咐睡下，纔同風子出洞。到了高處，商風子見谷裏黑沉沉沒有甚麼迹象，便對笑和尚道：「笑師兄隔這麼遠，哪裏看得見，何不往前看去？」笑和尚道：「你是肉眼，哪裏看得透。待到天色將明，便有把戲你看。這妖物我也斷不透它的來歷，我在這裏都聞見腥味，定然其毒無比，漫說近前，無論甚麼飛禽走獸，離它二三丈以內，休想活命。怪不得白日裏，我笑不出野獸來。我本可遙祭飛劍將它除去，祇是還想趁它未成氣候以前，看清是個甚麼東西，長長見識。你且噤聲，少時自見分曉。如有舉動，你千萬不可上前，一切俱要聽我吩咐。」說罷，便尋了一塊石頭坐下。

又待了一會兒，不覺斗轉參橫，天將見曙。風子見仍無動靜，正想開口，笑和尚連忙用手點了他一下，風子便覺周身麻木，不能出聲。正在驚異，忽然聽遠遠傳來一種尖銳的怪聲，好似雲從在那裏喚他一般。再看笑和尚，蹤跡不見。心疑雲從出了甚麼變故，想奔回洞中看視，怎奈手腳都不得轉動，空自着急。忽見谷內冒起拳頭大小兩串綠火，像正月裏耍流星似的，朝空交舞了一陣，倏地火龍歸洞似的依次收了回去。覺着有人摸了自己一下，不禁失口說了一聲：「這是甚麼玩意？」同時手腳也能動轉。惦記雲從，正想奔回洞去，猛覺有人將自己拉住，回頭一看，正是笑和尚。